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

工晉李克用岐李茂貞淮南楊渥稱唐天祐四年西川王建稱唐
卯天復七年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
凡五國吳越錢鏐湖南馬殷荆南高
季昌福建王審知嶺南劉隱凡五鎮
于貝州自滄州還休兵貝州且因畧博福備也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

營都統宏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謂并鎮匡時也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

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而復相見遂殺之以隱言其不克且尚欲屬國於劉威也事見上

卷天祐三年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 一 思補撰

蔡廷章將兵屯上高

上高在洪州高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在州西南九十五里未白曰上高縣本高安

縣之上鎮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南唐昇元中立上高場保大十年升爲縣

初師周軍武忠王

行密遣武忠

與湖南戰屢有功百言三代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爲桮酌醉必

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武忠王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

師周不自安至是渥尤忌之師周懼謀於章曰馬公寬厚

謂馬股也吾

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

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

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游從者奔走道路不

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頰徐溫泣諫

蜀注曰牙者旗名牙者因以名之分左右隊故稱

左右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

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顯溫潛

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

蜀注曰古者軍行有牙尊

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

牙衛曰牙城即衛城也

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顯溫由是無

所憚渥之鎮宣州也

天祐元年楊渥鎮宣州三年召爲嗣

命指揮使朱思勳范思從

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顯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

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開道兼行六日至洪

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勳等欲

酒祐數思勳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顯溫欲誅之丙戌

渥晨視事顯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

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

曳下以鐵槌擊殺之

考異曰歐陽史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璠等侍側顯溫擁身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

由是失政按璠已死于

謂之兵諫

左傳鬻拳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別也張顯

徐溫以兵諫自文 諸將不與之同者顯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

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為顯溫弑
張本

初梁王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

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於魏有疾卧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帝使御史大夫韋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

三靈天地人之靈也言天地人之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

皇帝方行舜禹之事

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誓諭王

王辭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九城志長子西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王命係

義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二月唐

大臣共奏請帝遜位王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梁王建元帥府

于大梁王全忠遣使卻之於是朝臣濟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牒勸

進者相繼 三月癸未梁王全忠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

軍都統將兵擊幽州擊劉仁恭也庚寅唐帝詔辭貽矩再詣大梁諭

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賤詣大梁 鎮海鎮東節

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瓌傳瓘討盧佶於溫州并衣錦城爲衣

錦軍 甲辰唐帝降御札禪位於梁老異曰實鏐辭居正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

敕宰臣張文蔚等開法駕奉迎梁朝而無日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

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即位尤爲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以

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

冊禮使奉傳禮冊寶押金吾仗

衛太常盧簿等

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唐有傳國八璽武后惡璽守改為寶其受命傳國八璽

故勝

寶字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

唐六典曰天子

入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太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

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

法駕詣大梁

唐六典大駕備五轂五轂皆有副車又有前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鷹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耨車安車

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高車一十有二若法駕則減五副轂白鷺辟惡安車四望車四分屬車之一楊涉子直史

館疑式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它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兼修撰天寶後它官兼史職者曰史

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元年宰相兼修撰未登朝者為直館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入判館事未登朝者為直館

言於涉曰

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

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

考異曰周岳五代史補曰擬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按周

世宗寶錄擬式本傳仕舉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未似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

之號非梁初伴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甯者數日 虛

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

唐史

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馭其棟宇壯麗擬於帝

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巔

令民間用堇泥爲錢

堇泥黏土也

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

草木爲茶膏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

斥之不以爲子數梁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

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酋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

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

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

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

惡者皆殺之銀胡鞞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

胡鞞衛室也

山後

入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

盧龍以爲檀新武四州爲山後

奔河東守光弟

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

爲劉守奇引河東兵伐燕弘本

河東節度使晉王季

克用以承約爲匡霸指揮使思同爲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

女也

梁王全忠始御金祥殿

王博五代會要梁受禪都大梁改正衙殿爲崇元殿東殿爲元德殿

內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薛史曰梁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兔白逆之合帶

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光故名殿曰金祥

受百官稱臣

此梁所自置百官也

下書稱教令自稱曰

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

至大梁

盧侏聞錢傳璪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

青澳在溫州東北海

中俗謂之青澳門由青澳門而進舟則入溫州其外則大洋也海之隈厓曰澳

錢傳瓘曰侏之精兵盡在

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閒道襲溫州

安固後漢之章安也

戊午溫州

潰擒佶斬之

天祐二年盧佶陷
溫州至是敗亡

吳王錢鏐以都監使吳璋爲溫州

制遣使命傅瓌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王戊梁王全忠更名晃

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

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

其後

此唐之
百官

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張文蔚蘇循

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辭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

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晃遂與文蔚等宴於元德殿梁主舉酒曰

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

循辭貽矩及刑部尙書張禕盛稱梁主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

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鮑宏博
經曰楚

辭瓊藏象碁有六博瓊藏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用

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子牙刻爲一畫者謂

之盛刻爲兩黃者謂之白刻爲三黃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開謂
之五塞據歐史此所謂投瓊卽骰子也考異曰王仁裕玉堂閒話
曰骰子數隨廣王全昱忽駭不測繼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
容廣王曰你愛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驚駭
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暗鳴哇哩

數日不止今從王禹偁五代史闕文

睨梁主曰朱三汝本碭山一

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

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梁主不憚而

擢全昱自是不樂居大梁常居碭山故里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

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

考異曰梁實錄編遺錄詳
史唐餘錄皆不云大赦今

從歐
陽史

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憲帝爲濟陰王

曹州濟
陰郡

皆如前代故

事唐中外舊臣官爵竝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

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

唐
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今梁鄆大梁在洛陽之東
故以洛陽爲西都大梁爲東都而以長安爲大安府遷濟陰王於

曹州梓之以棘

用左傳語
梓開也

使中士守之

辛未梁以武安節度使

馬殷爲楚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

崇崇政院

即唐樞密院之號後遂
廢樞密院入崇政院

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旨宣於宰相

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

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爲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

二十餘年軍謀民政梁主見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

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俯仰顧步間微示持疑而梁主意

已悟多爲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主冕追尊高祖考黠

爲肅祖宣元皇帝妣范氏宣僖皇后曾祖茂琳爲敬祖光獻皇帝

妣楊氏光孝皇后祖信爲憲祖昭武皇帝妣劉氏昭懿皇后考誠

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為文惠皇后 初梁王晃為四鎮節度

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

文為開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乙亥梁

主晃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初克用稱天復年號及唐滅改稱天

祐時惟鳳翔淮南與河東同稱天祐西川仍稱天復餘皆稟梁正

朔稱臣奉貢 蜀王王建與宏農王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

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

又遣晉王季克用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

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唐末之誅

宦官也詔晉至河東晉王季克用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

人以應詔 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斛律寺 至是復以

蓋高齊建魏於晉陽斛律氏貴盛時初立

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岐王季茂貞治軍甚寬待
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茂貞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
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故武事不振及唐亡諸侯
之彊者皆相次稱帝而茂貞獨不效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
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敬鳴
鞭扇

辨尾羽也唐制天子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既
出西序門索扇扇合天子升御座扇開百官畢朝

晉以地狹賦

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謂之曰
臣請并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在唐時恃
才傲物爲忌者所擯契關東歸淪落貧困及黃寇平朝廷議欲官
之宰相韋貽範沮之曰某嘗與之同舟猶未相識舟人指予而告
之曰此朝官也隱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其輕肆

如此今若登科通籍則吾徒為糠粃矣由是不得登朝而為鎮海
 幕僚至是說吳王錢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
 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
 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毅之 五月丁丑朔梁以唐相
 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 遷加武順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度使鄴王羅
 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契丹王耶律阿保機
 遣其臣袍笏梅老通好於梁梁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是歲阿保
 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賊約為兄
 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 考異曰唐太祖紀
 年錄太祖以河保
 樓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河保羅頌其部族三十萬至六
 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為兄弟旬日而去帶男婦部舍利

首領社稷梅爲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歐陽
史曰柴蔚舉唐晉王李克川使人聘于契丹河係以兵三十萬
會克川於雲州東城握手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擊契丹雲州之會
莊宗列傳薛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錄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
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盜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
崩以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盜則尤宜與兵討之何故止也
唐室爲賊臣所篡此乃四年語也其冬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
武皇發疾蓋以此不果出兵耳今從之
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
王贈以金緡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
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己卯奚以河南尹兼河陽
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加
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兼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
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梁主晃
問其進奏吏曰錢王亦何好吏對曰好玉帶名馬梁主笑曰眞英

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 癸未梁以樞知荆南

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

荆歸襄忠萬
禮助共八州

乾符以來

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

口彫秭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乙酉梁主竢立兄全昱爲廣

王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貞爲均王友雍爲

賀王友徽爲建王 辛卯梁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改荆建昌院

事爲建昌宮使

詳史曰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縉繁總
因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宋

白曰是年中書門下奏改荆建昌院事爲 壬辰梁命保壽節度

使康懷貞將兵入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攻晉李將
嗣昭也

甲午梁主晃

下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初

梁主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尙讓女也後以妻

翔翔已貴劉氏猶侍梁主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嫌之劉氏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尙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梁主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奢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梁禮部尙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

梁唐昭宣帝天祐二年蘇循故成禪代之事故自以爲有功當不次擢用循其朝夕望爲相而

梁主冕雄猜鑒物自楷上議駁昭宗諭遂薄其爲人敬翔及殿中

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鷓臬賣國求利不可以

立於惟新之朝戊戌詔循及刑部尙書張禕等十五人竝勒致仕

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梁主冕徵唐禮部員

外郎司空圖爲禮部尙書不起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唐宗中和元年盧約

據處

宏農王穉渥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而都招討使岳

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

許元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

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

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

在城都指揮使盡統潭州在城之兵

將水軍三萬浮江

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

吳分長沙道瀏陽縣廢縣

二年於故城復置潭州九城志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水

經注湘水北過漢陽湘縣西瀘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有瀏口成

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

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

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

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

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

威以餘眾遁歸彥暉遂拔岳州

陳知新取岳州見上卷上年

殷釋存知新之縛

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同事賊乎遂斬之許元應還

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楚王馬殷遣兵

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彭玕附楚見上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梁康懷貞

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

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堙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李克用

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

嗣本馬步都指揮使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

元信

五季之世諸鎮各有都指揮使而命官之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蕃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也行營都指

宣和通鑑卷之九十四 後梁開平元年

節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也。鐵林部指揮使安元信，則鐵林軍之都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義類推之。橫衝指揮使

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修之子。克修晉王之弟嗣本本姓張

建瑋敬思之子。史敬思見二百五十五卷唐僖宗中和四年金全代北人也。晉兵攻

澤州。攻澤州以擬康懷貞之後梁主晁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甲寅

梁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武貞節度使雷彥

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公安漢縣，後魏縣，漢末劉備屯於此，改名公安，唐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南九十里。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存疑通鑑於天

復元年，書武貞節度使雷滿卒。子彥威自稱，雷後於天復三年，書武貞節度使雷彥威陷江陵，是承襲武貞節度者，本是彥威矣。乃

至是又忽焉，彥威為彥恭以後皆雷彥恭是，謂彥威彥恭為兩人矣。然詳考舊唐書本紀，陷江陵者書彥恭，不書彥威。通鑑之書彥

威，蓋據新唐書本紀而書之也。然五代史雷滿傳則又云滿卒，子

彥恭自立，則彥威彥恭本是一人。史家五書之誤耳。本宜通改彥

威為彥恭，則前後方為合一。但新書於天復三年書彥威弟彥恭，

陷江陵則明謂彥恭是彥威之弟矣。故不敢妄改兩存之，以俟後

之君子但新唐書與五代史同出歐陽公之手不知何以相左若是則彥威彥恭果是兩人亦當於兄終弟及之際明著其卒立年月而何竟沒沒也況通鑑於昭江陵下書彥威救濟殘忍有父風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阻殆至無人至是年九月公安之戰則又云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則本是一人之事誤於前後重複書之耳彥威彥恭之爲一人斷然無疑也新唐書分作

兄弟不亦誤乎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節度使遣使如梁請

命秋七月甲午梁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靜海節度

使曲承裕卒丙申梁以其子權知留後顯爲節度使 雷彥恭攻

楚岳州不克 雷彥恭既與楚攻荆南尋又攻楚岳州可以見其反覆矣 八月丙午梁主冕賜

河南尹張全義名宗爽 帝舊名全忠故更全義名宗爽 辛亥梁以吳越王錢鏐

兼淮南節度使楚王馬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欲使兩浙湖南攻宏農王楊 高河在潞州屯雷縣東南 晉周德威壁於高河

梁先分授以楊氏所統二鎮 梁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梁主冕以亳州

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

上黨地高在河北諸鎮之西故曰西上

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

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澗填塹。一晝夜。別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蜀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九月雷彥恭攻潞陽公安。

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潞陽鎮

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雷彥恭請專

以焚掠爲事。荆湖閒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梁主冕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馬殷討之。是歲正月蜀巨入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蜀主王建遂會將佐。讓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

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

馮涓馮涓之孫

王用

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卽皇帝位

考吳日莊

宗列傳太祖歷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卽皇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鑑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歐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卽位明年改元今從之國號大蜀

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

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

孫也

韋見素天寶之末爲相

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

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

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宏農王楊渥遣

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

平江縣本漢羅縣地後漢分立漢昌縣孫吳立漢昌郡後又爲吳昌縣隋省唐神龍

元年分湘陰置昌江縣屬岳州五代改曰平江蓋後唐旣滅梁楚人爲之號炳諱昌字也九域志平江縣在岳州東南二百五十七

里李鏡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馬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

兵拒之冷業進屯朗口

朗水西南自辰錦州入朗州界經州城入大江謂之朗口

德勳使善游

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

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

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

唐天寶二年開山洞唐年縣屬鄂州

斬業饒於長

沙市 十一月甲申梁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豬嶺寨拔之

梁西

都有夾馬營江豬嶺在湘州長子縣西北路達鷓鴣嶺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

幽其父集將更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

梟不孝鳥也食母

吾

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

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

謂上七月劉守光遣使請命也

守文孤

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

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于梁以子延佑爲質梁主昇拊手曰紹

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初梁主昇在藩鎮用

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失主將者

多亡逸不敢歸梁主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

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

亡者皆聚山澤爲盜大爲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

亦聽還鄉里盜賊什七八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

襲梁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晉王季克用命李

存瑋攻梁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梁主晃詔河中陝

州發兵救之甲子梁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 丁卯

晉兵攻梁洛州 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

唐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
夏是歲西川稱蜀兒五國五虜晉李克用卒子存勳嗣淮南陽益
被弑弟 春正月癸酉蜀主王建登興義樓有僧挾一目以獻蜀

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
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 丁丑蜀以章莊爲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蜀主王建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晉王李克用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

亂柳在潯州屯雷縣界

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膺監軍張承

業大將李存璋吳珙韋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勳爲嗣曰

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曾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勛曰
嗣昭危於重圍

謂李嗣昭爲果
兵圍於潯州也

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

速竭力救之又謂克甯等曰以亞子累汝言終而卒

年五十二

亞子存

勛小名也克甯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

勛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怏怏存勛懼以位讓克甯克甯曰汝家嗣

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綱紀軍府中外無敢喧譁將吏欲謁

見存勛存勛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勛曰大孝在不墜基

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勛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甯首帥

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

虞候克用多寵借胡人越軍士每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

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吳越王錢鏐遣兵攻淮南甘露

鎮以救信州

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爲最長

王宗佶本姓甘王建爲忠

武軍卒掠得之養以爲子及長爲將數有功

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爲樞密使

宗佶猶以名呼之道襲心銜之而事之淪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

王建亦惡之二月甲辰以宗佶爲太師罷政事

見王宗佶見殺張本

蜀以

戶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格爲相多迎合主意有勝

己者必以計排去之

爲張格亂蜀張本

初晉王奎克用多養軍中壯士

爲子寵遇如眞子及存勛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或

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甯繼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

存顯陰說克甯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

不取後悔無及克甯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

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甯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

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甯克甯性怯朝夕感於眾言心不能無動且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日謂讓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

州爲巡屬

唐末置應州鎮金城混源二縣

晉王皆聽之李存勳等爲克甯謀因晉

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甯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

河東

領并遠沁汾石

析代靈志九州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做鎔少

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甯欲知府中陰事召做鎔密以謀告之做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嘗授公等如聞外閒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甯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

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甯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
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琪及假子李存徹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爲
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甯存顯於座晉王流涕
歎之曰兒輩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爲此謀
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甯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
克甯及存顯晉王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

甚厚

癸亥梁主冕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年十七

于濟陰縣

唐禮部員外郎司空闕之

不食而卒 甲子蜀兵入

歸州

歸州湖南巡屬地不曰入

執刺史張瑋

辛未梁以韓建爲

侍中兼建昌宮使

梁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

亡晉兵猶屯余吾寨

前漢書地理志上蘇郡有余吾縣章帝太
子賢曰余吾故城在潞州屯割斷西北 梁

主冕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
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趨澤州三月壬申朔梁主
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
討使 癸巳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唐昭宗時文蔚爲
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廢文蔚在翰林制詔四方
御守大體其居家亦以孝弟聞 梁主冕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
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
安官爵勸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前年
月李嗣昭入潞州去年五月康懷貞始攻之至夾寨破則是年五月也 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
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
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留澤州旬餘欲召上

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黨主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眾表請自雷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梁主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岐人謂李茂貞之兵命知俊

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

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王建怒隱忍未發以

問唐道襲對曰宗信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
己亥宗信入見辭色悻慢蜀主諭之宗信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

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爲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綱

爲汝川尉

汝川漢綿鹿地晉置汝川縣唐屬茂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里玉嶺山石紐山皆在縣界

皆賜死于

路初晉王季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
勳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
步而入伏先王櫬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眾心由是釋然 癸

卯梁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能爲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爲

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爲刑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兢琮之

兄子也

于琮見唐宣紀傳紀

梁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是以援兵

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遣王子至大梁梁兵在夾

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季存勸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

上黨是無河東也

潞州上黨郡

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

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

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

岐王李茂貞據鳳翔

又遣使賂契丹王耶律

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

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

丁會以潞州降晉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甲

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淮南遣兵攻梁石首

唐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石首縣

縣北石首山兩名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二百里梁鑑曰自

安陸至竟陵兩驛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邱陵之阻度江至石首

始有淺山謂之竟陵陵至此而

變州兵敗之於澧港

澧音又遣其

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荆南治江陵在

江北南岸曰馬頭岸正對沙市

己巳晉王季存勳軍於黃岷距上黨四十五里

黃岷都在潯州路城縣○嶺首展

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坐

岡伶人奏百年歌至千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勳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

十年其能代吾戰於此乎及是存勳行至三壘岡歎曰此先王置

酒處也爲之悲慟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壘岡下

三壘岡在屯留縣東南

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尙未

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

嗣源攻東北隅填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

昭馬倒爲晉人所殺死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

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勳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勳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欲好如初梁康懷貞以白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主冕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眾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龍軍即唐龍武軍號梁受唐禪改武爲虎王溥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又梁以洛陽爲西都至

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

不敵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

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策馬至澤州城中人已縱

火誼諫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考異曰歐陽史云

潞州爲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

聞晉兵攻澤州而救之梁列傳澤州將陷河南尹張宗爽召龍虎

統軍牛存節謀之存節帥本軍及右神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

回師至天井關即引眾前救澤州薛史亦同按存節若自夾城遁

歸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關豈得已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

過而返救之也今從梁列傳及薛史

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先是命劉

晉州九域志晉州東南知俊休兵至澤州三百一十里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高平漢並州縣地

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三里考異曰莊宗列傳云李存璋遣攻澤州刺史王琬棄城而去澤路皆平今不取晉王歸

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

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

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

越及阻絕以避險

踰越謂左軍不得越右軍後部不得踰前部之類留絕謂軍行須速屬不得或留止而中絕或不

難險而

分道竝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

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

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

聞至是晉王存勳始承制除吏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太

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

李瓊取靜江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光化三年

楚王馬

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壬申梁更以許州忠武軍爲

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爲鎮國軍

乙亥楚

兵攻梁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淮南左牙指揮使張

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宏農威王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

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其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

紀祥等弑王於寢室

考異曰吳錄顥使紀祥陳暉黎番孫殷等執暉于寢室弑之不言徐溫蓋徐鈺爲溫諱耳

醉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蜀用左衙兵事歐陽史云溫顥共悉盜殺暉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按溫與顥分掌牙兵溫若不同謀顥必

不敢獨弑暉今從江南別錄十國紀年張顥使兩淮南潛後送款於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僅二千里軍

府除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詎云暴斃年二己卯顥集將

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

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

僚殿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

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

劉威在藍州陶雅在

徐州李暹在官皆先王之等更公今自立此曹自爲公下乎不若

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

紙置囊中應同列詣使宅賀

節度使所居爲使宅賀者欲賀新君

眾莫測其所爲既

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

不幸早世隆演以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勸導之辭旨明切

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節後東

面諸道行營都統

楊隆演字源鴻行密第二子

旣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

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

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漢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

之顯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身兵而

出外藩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柰何可求曰顯剛愎

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行軍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顯凶威如此今出徐公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姓見顯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

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

右牙者以官稱徐溫

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承

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以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

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

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

免請爲誓辭府主

府主謂盧廣也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

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

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

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

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

旦直入斬顛於牙堂

牙堂左右牙指
揮使治事之所

并其親近溫始暴顛弒君之

罪贖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

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顛弒逆不可不

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顛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

一不若獨用吾兵顛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顛從之至是窮治

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

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

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

顛用事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及顛誅溫謂嚴可來曰大事

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履耳乃立法度禁強暴

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

支計官猶天臺度支郎之任也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己丑契丹王耶律阿

保機遣使隨高順入貢於梁高順報使契丹見上年五月且求冊命梁主晁復

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壬辰梁夾寨

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梁主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

步都指揮使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沅水逕朗州城南去城二十步秦

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

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

輕舟奔廣陵雷簡唐僖宗中和元年據朗州傳至彥恭而亡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彥恭沒溺于

江今從彥暉虜其弟彥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

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

向瓌亦以中和元年據澧州

楚始得澧朗二州

蜀主王建遣將兵會岐兵五萬攻梁雍州

梁受禪改京兆府爲雍州大安府

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梁以劉知俊

爲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梁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

陽朱友甯之妻泣訴於梁主冕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

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

朱友甯死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

仇讎猶在妾誠痛之梁主曰朕幾忘此賊己酉遣使就洛陽族之

使者先鑿阬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

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

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丙辰梁劉知俊

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褒谷晉蜀兵皆引歸 蜀主

王建立遂王宗懿爲太子

爲宗懿不終張本

梁主冕欲自將擊潞州丁

卯詔會諸道兵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

征以贍軍楚王暹殷從之秋七月殷奉表於梁請於汴荆襄唐郢

復州置回圖務

回圖務猶今回圖場也

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糴纒戰馬

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梁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壬申淮南

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

同平章事宏農王

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三年唐昭宗天復二年

鍾泰章賞薄

殺張顛之賞也

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

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是月蜀驍虞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

成八月吳越王錢鏐遣甯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

王茂章奔兩浙

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陳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章也避梁諱改焉

帝會祖諱茂琳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

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

宋白曰通州海門縣東南隔水

二百餘里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瑋爲水陸

本東湖鎮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大破仁保于魚蕩復取

東洲柴再用方戰舟壞長稍泮之僣而得濟家人爲之飯僧千人
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丙子蜀主王

建立皇后周氏后許州人也

周氏蓋蜀主建
糟糠之妻也

晉周德威李嗣昭

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梁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梁主晃自將救
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 戊子岐王季茂貞所署延州節度

使胡敬璋攻梁上平關

金人疆域圖隰州石橫縣有上平關按延
州東至隰州百三十里胡敬璋蓋皮河東

也劉知俊擊破之

晉周德威等聞梁主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九城

志晉州西北至隰
州二百五十五里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

漢口漢水
入江之口

其地在鄂州漢陽
縣東大別山下

絕楚荆貞于梁之路楚王駕殷遁其將許德勳

將水軍擊之至沙頭

沙頭即今江陵
城南沙頭市

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

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

呂師周降馬殷
見上卷元年

與清海節度使劉

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麓富六州

蒙州隋始安郡之隋化縣唐武德四年置南恭州貞觀二年更名

蒙州本漢猛陵驛地隋爲永平郡武林縣唐貞觀三年置

以始安郡之龍平蒙嶺及蒼梧郡之蒼梧置富州九域志昭州東

至賀州三百二十五里南至梧州四百九十里南稍斜至冀州五百五十里宋開寶廢富州以龍平縣隸昭州在州東南百六十里

二里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在州南二百十二里

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冬十月蜀主王建立後宮張

氏爲貴妃徐氏爲賢妃其妹爲德妃張氏鄴人宗懿之母也

鄴唐帶梓州。二徐耕之女也。徐耕見二百五十八卷唐昭宗大順二年唐徐妃亡蜀張本

賊帥溫韜聚眾嵯峨山暴掠雍州諸縣發唐帝諸陵而昭陵最固

韜從埏道下見宮宰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

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

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庚戌蜀主王建講武於星

宿山步騎三十萬 丁巳梁主冕還大梁 辛酉梁以劉隱爲清

海靜海節度使

兼交廣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

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

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依政進士梁震

依政秦蒲陽縣漢臨邛縣後魏置蒲陽郡及唐末依政縣唐屬非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

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于梁請爲判

官震恥之

高季昌出於奴僕故梁震恥爲之僚屬

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

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

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唐人呼進士爲先輩至今猶然

梁主冕從吳越王錢鏐

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爲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

一月彥卿帥眾二千襲霍邱爲土豪朱景所敗又攻廬壽二州皆

不勝淮南道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歸 定難節度使李思

諫卒甲戌其子彝昌自爲留後 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

光求救於晉晉王季存勸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

盧臺軍宋爲乾帝軍地九城志 爲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 玉田

或謂軍在滄州西北九十里 終駭唐葛成通天元年更名玉田 葛州在薊州東 守文乃還 漢無

南八十里又東北至平州二百里西至幽州三百里

癸巳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

涉同平章事 係塞節度使胡敬瑄卒辭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

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是歲宏農王楊隆演遣軍將萬全感齋書

開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梁加吳越王錢鏐守中書令改廣義

鄉爲衣錦鄉 梁主晃將遷都洛陽

己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 春正月己巳遷其太廟神主於洛

陽 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陽甲戌梁主晃發大梁壬申以博王友文爲東都留守

梁以大梁爲東都

己卯梁主至洛陽庚寅饗太廟辛巳祀圓丘大赦羣臣上尊號曰

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丙申梁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

唐自廣明

喪亂以來百官俸料頗存而已至是復全給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任塞節度使

劉葛子暴虐失眾心且謀貳于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

之延實因葛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

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

爲高萬興兄弟

取郵延張本 岐王季茂貞置翟州於鄜城

後魏置敷城郡及敷城縣附改曰鄜城唐屬坊州九城志

詳在鄜州東 其守將亦降 三月甲戌梁主晃發洛陽以山南東

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 庚辰梁主晃至河

中發步騎會高萬興兵取丹延

朱白曰丹州秦上郡地符姚時爲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割歸延二

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鎮廢音以與河東汾州同名改爲丹州因丹
州以爲名延州項羽以董歸爲翟玉都高奴卽其地魏滅赫連
以爲統萬鎮後爲東夏州後改延州

丙戌梁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

刺史崔公實請降於梁

丹州休塞軍巡屬

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

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畱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
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夏四月丙申朔梁劉

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

圍坊州

後魏太和二年分澄城置白水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馮翊唐屬同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庚

子梁以王審加爲閩王劉隱爲南平王梁劉知俊克延州李延

實降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

洞屋以木撐柱爲之冒以牛皮其狀如洞

吳越將

臨海孫玟置輪於竿首垂綬投錐以搗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

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錢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縣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游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游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

兩府鎮海鎮東兩節度府

卒獲其用仁章

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

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

此皇天蕩非真

州大江中之皇天蕩按宋熙寧三年平江府崑山縣人鍾泰章將

知直上奏言水利長洲縣界有長蕩皇天蕩此則是也精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岐王季

茂貞所署係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昂皆棄城奔鳳翔
鄜州都將嚴宏倚舉城降梁己未梁以高萬興爲係塞節度使以
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係大節度使

梁遂取鄜坊
丹延兩鎮

淮南初置選舉

以駱知祥掌之 五月丁卯梁主晃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

雖之

李繼徽據邠州有鳳翔之
援移知俊以取之爲難

辭以闕食乃召還

梁佑國節度

使王重師領長安數年甚有威惠梁主晃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

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爲佑國爾後 癸酉梁主

晃發河中己卯至洛陽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譖之於梁

主云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

爲劉知俊設劉
捍以叛張本

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

招契丹吐谷渾之眾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

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眾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梏以藜棘乘勝進攻滄

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克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克安

次人也

安次漢縣唐屬幽州在州東海一百三十里

梁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

去年更同州匡國軍

爲忠武軍事見上卷功名浸盛以梁主晁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

王重師誅知俊益懼梁主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

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

揮使知浣從梁主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自梁主請

帥弟姪往迎知俊梁主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爲軍民所蓄遂

以同州附於岐

考異曰黃錄六月庚戌知俊據本部反削奪官爵與帥討伐編造

六月乙未初奏本道軍民遮阻尋向禽使臣及將送鳳翔蓋編造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

據奏到之日實錄削奪之日也

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

九域志同州南至華州七十里

以兵守潼關

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

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遣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

京復唐社稷 丁未梁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

史李繼直

唐末鹽州奏事專達朝廷不隸靈夏至是靈鹽遂復合爲一鎮

梁主冕請近臣諭劉

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肯德但畏族滅如王重

師耳梁主復使謂之曰劉捍言重師陰結邠岐朕今悔之無及捍

死不足塞責知俊不報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

之辛亥梁主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簡如海等

三十人釋之使爲前導劉知浣迷失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

...

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被虜亦納之鄴兵乘門開直進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 癸丑梁主晁至陝 梁丹州馬軍都

頭王行思等作亂刺史宋知誨逃歸 梁主晁遣劉知俊姪嗣業

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

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大軍繼至

蒼黃失圖乙卯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

兵竝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 抄唐長安城十門西南三門惟延平門近南山 庚申梁

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

虞之但厚給俸祿而已 爲劉知俊 秀對張本 劉守光遣使告捷于梁且言

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平并寇 河東并州之地 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

破僞梁 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

號十萬攻洪州

唐置淮南軍於洪州撫信袁吉皆選尉也危全諷自驛詣度舉兵以及洪州欲兼而有之九域志曰

淮南西北至洪州二百九里

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

告急於廣陵曰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

象牙潭在撫州

全諷

請兵於楚楚王駕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

圍高安以助全諷攻蔡州人彥章珩之兄也

彭珩見二百六十九年五卷唐昭宣帝天祐

三年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

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卽

其隊內疆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

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營援耳非欲

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

軍本不可留或曰全諷兵熾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眾十倍

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甲子梁以劉

守光爲燕王 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 梁商州刺史李稠驅士

民西走

將奔

將吏追斬之

考真曰薛史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

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實錄丙寅陝州刺史李稠棄郡逃山谷又曰商州將吏以稠驅虜士庶西遁追斬無遺

押牙李致主州事

推都押牙李致主州事

庚午梁改佑國軍曰

永平

梁平元年從佑國軍於長安今改曰永平

河東兵攻梁晉州抄掠至堯祠而去

堯都平陽有祠在汾城東十里東原上平陽唐爲汾陽郡晉州所治也

癸酉梁主晃發陝州乙亥

至洛陽瘳疾 初梁主晃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督諸

將攻潞州以前竟海雷後王班爲留後鎮襄州師厚屢爲班言牙

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爲意每眾斥之

戊寅謫求戍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劉玘爲留後玘僞

從之明日與指揮使王延順逃詣洛陽

考異曰姚顛明宗實錄薛史元傳皆云朔日受賀衝

庭享土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罰以功爲復州刺史成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玘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編遺錄

斬李洪等赦云始扶劉玘叛奔虜以歸朝若使玘朔日便斬亂將

虜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安云亂將

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爲酋後附於蜀未

幾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於蜀 危全諷在象耳潭營柵臨溪互

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臨其水柵指山頭一小營謂小校王

與曰可往攻彼以分賊勢與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邪與曰公若

以與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本大喜曰爾亦知此柵爲賊之要害

邪卽令與攻之而先使羸兵營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乃令與乘

其半濟縱兵奮擊破其先鋒更乘輕舟排其水柵而入諸軍乘之

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眾本又分兵斷其歸路擒全

諷

後梁開平三年

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九域志袁州南

至吉州三百一十五里欽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

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唐僖宗中和二年危全諷據撫州仔倡據信州至是皆亡饒州

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攻

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眾數千人奔楚唐昭宗天祐三年彭玕附楚楚王璽

殷表于梁以玕為郴州刺史為子希範娶其女淮南以左先鋒指

揮使張景思知信州遣行營都虞候骨言將兵五千送之危仔倡

聞兵至奔吳越吳越王錢鏐以仔倡為淮南節度副使惡其姓更

曰元氏危全諷至廣陵淮南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鏐全諷餽餉

給吾軍乃釋之資給甚厚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於淮南

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光稠亦遣使附於梁 甲寅梁主冕

疾小瘳始復視朝 梁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爲西路行營副招

討使 蜀主王建命太子宗懿判六軍開承和府妙選朝士爲僚

屬 辛酉梁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 房州 屬建以房州附蜀見上
九城志均州南至房州

二百一 十五里 岐王季茂貞欲遣劉知俊將兵攻梁靈夏且約晉王使

攻梁晉絳晉王季存勳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

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

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梁主冕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

騎扼蒙院之險 蒙院在汾水東東西
三百餘里蹊徑不通 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

解圍遁去 考異曰實錄云殺戮生擒賊將蕭勳通等賊由是棄寨
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院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

二百級師厚退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沒師厚進營平陽德

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勝捷然既轉蕭萬通師厚何可退保絳州

既敗而退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既戰勝交 李洪攻荆南高季

有便收軍蓋晉軍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

後漢書卷之九十二

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梁遣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荆南

兵討洪蜀主王建以御史中丞王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音錯

音錯梁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

城斬叛兵于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丁未梁以保義節

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守光上奏於梁欲遣其

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梁以繼威為義昌留後

辛亥梁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

以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

侍郎並同平章事梁改翰林承旨為翰林奉旨以麻諱諱也曉讓能之子也杜讓能死

國難見二百五十九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知遠倨

卷唐昭宗景福二年慢閩王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於梁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

歸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

海道登萊入貢於梁沒溺者什四五

自福建人貢大梁陸行常出
循信取饒池界度江取舒廣

善所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廣皆屬楊氏而朱楊世仇
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

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浙江瓜洲港直東
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沒溺者眾冬十月甲子蜀司

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歷行之

歐陽修曰永昌歷止行
於其國今亡不復見

蜀廣都有

嘉禾合穗而生

湖州刺史高澄性凶忍嘗召州吏議曰吾欲盡

殺百姓可乎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澄糾

民爲兵有言其忤怨者澄悉集民兵於開元寺給云犒犒入則殺

之死者踰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澄閉城大索凡殺三千人吳

越王錢鏐欲誅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

九域志杭州仁和縣有臨平鎮按仁仰縣本錢塘縣宋明太平興
國初改錢塘縣曰仁和蓋亦先有義和地名又澧太宗潘鄆舊名

遷改曰 仁和也 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十一月甲午梁主冕告謝於圓

丘 告謝者告天而謝得天下也

戊戌大赦

鄴王羅紹威得風痺病上表于梁

稱魏故大鎮多外兵頗得有功重臣鎮之臣乞骸骨歸第梁主是聞之撫案動容己亥以具子周翰爲天雄節度副使知府事謂使

者曰亟歸語而主爲我盪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賁爾子孫以相

報也今使周翰領軍府尙冀爾復愈耳

考異曰梁功臣列傳嗣廷自託劉有大事甚降使谷

訪紹威有謀慮亦馳使獻卷或中途相遇意互合者十得五六次謝歡口竭忠力一人而已又曰子三人長曰廷規司農卿尙安陽公主又尙命華公主早卒次周翰起復襄慶將軍充天雄節度副使尋檢校司正長魏博節度使亦早卒次曰周振贊史亦同實錄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莊宗列傳紹威卒溫以其子周翰嗣政莊宗實錄紹威厚卒重敏傾府議以奉溫小有違忤即遣人斬辱紹威方懷愧恥自弱之謀乃濟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害而路溫益厚溫怪其非事慮蓋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襲愛未半歲溫卻召還以是得其陰事內相

茅橋村史又云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爲尼於宋州元
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婦節也唐餘孽歐陽史皆同惟
唐莊宗貞錄獨異按均帝時趙巖等言羅紹威前恭後怨太祖每
深含怒似與此言合然果威若謂紹威有陰謀必不使周翰史居
銑疑後唐史以紹威與梁最親疾之而較此節間

岐王季茂貞

之語今從嚴書廷規更名周翰亦恐實錄之誤

欲取梁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

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于梁梁遣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

節度使李彥卿將兵攻邠甯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甯衍二

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光出降

甯慶衍三州皆靜難軍巡屬城地也周煨德五年廢衍州爲定

州定平縣隸涇州在州南六十里

游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蘼州圍引兵還梁主冕急召懷貞等還遣

兵迎接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

三水漢古屬唐屬邠州九城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知俊遣兵據險邀之

詳史曰知俊邀擊懷貞等於邠州長城嶺

梁左龍驤軍使壽張王

彦章力戰

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改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

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

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番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

唐天寶十二載分立

昇平縣屬坊州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

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王彥章驍勇絕倫

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

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

都杜門不出

王宗弁鹿弁也蜀主養以爲子賜姓名

蜀主王建疑其矜功怨望加檢

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

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

盡米斗直錢三萬民食堊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鬣尾呂克遼男

女羸弱者飼以麪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唐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節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

降時劉繼威尚幼劉繼威守光之子也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

滄州爲張萬進殺劉繼威張本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克而釋孫鶴充

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給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監刑者

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

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授

代州判官辛丑梁以盧光稠爲鎮南留後盧光稠以李州開梁鎮南軍置於洪州時

已爲淮南所有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梁以仁恭爲太師致

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二月萬全

感自岐歸廣陵前年淮南使萬全感使晉及岐岐王季茂貞承制加宏農王穉隆

道兼中書令嗣吳子

唐昭宗天復二年封陽行密吳子今岐王承制加降演劇

於是吳王赦

其境內

高澄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

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納避帥麾下五千人奔吳

按唐昭宗乾甯四年李彥徽奔

淮南錢鏐取湖州天復二年徐許亂杭州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潛入接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彥卒子澄代立至是而敗

三月

癸巳吳越王錢鏐巡湖州以錢鏐爲刺史

同太子王宗懿驕暴

好陵僣竊臣內樞密使唐道襲蜀主延之嬖臣也太子屢譴之於

朝由是有隙互相詆於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爲山南西道

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瑒爲內樞密使瑒受命

之日卽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瑒極急不可大

任丙午出瑒爲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爲內樞密使

爲宗

道襲本

○坑音亢

梁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彥昌將

史共誅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爲帥

考異曰贊史仁福本

党與拓拔氏唐末拓拔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黨仁福之族亦賜姓李歐史云不知其於思謙爲祖疎也抄仁福諸子皆連彝字則於彝昌必父行也按李仁福子孫遷盛遂爲宋朝西邊之禍所謂西夏也

癸丑仁福以聞夏四月甲

子璽以仁福爲定難節度使 丁卯梁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

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昱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冰安用此爲詔

除本縣令名

本縣指產瑞麥之縣

遣使詰責友諒以充海酋後憲王友能代

爲宋州留後

歐陽史職方考梁都大梁徙宣武節度使於宋州薛史開平三年五月升宋州爲宣武軍節度仍以亳縣

顯爲屬縣

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

梁主昱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

拒晉兵有功欲嘗之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上言晉絳邊河東

乞別建節鎮王申以晉絳沁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梁現不避道投諸

欄外而死彥卿自首其罪梁主是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

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

唐高宗以御史大夫爲大司憲蓋以御史執法

之官故名之梁置御史司憲既曰御史復曰司憲蓋不考名官之義也

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

法梁主命彥卿分析

帝欲覓之故使分析致死之由

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

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爲首下手爲從

不得歸罪從者不關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爲過失辛巳

賞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

萬緡沂以白梁主梁主使人謂彥卿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

功臣驕橫由是稍肅沂沆之弟也

崔沆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

五月吳

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爲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

民力柰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未幾起復爲內外馬步

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 岐王季茂貞屢求貨於蜀蜀主王建
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
棄民也甯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己亥梁以劉

繼威爲義昌節度使

劉守光請之也

癸丑梁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

貞莊王羅紹威卒詔以其子周翰爲天雄留後紹威好學工書聚
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

威嚴

梁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

二年改許州忠武軍爲匡國軍

見上

表請代者許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權餘黨梁主冕深以爲憂

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病

崇政院直學士卽宋朝樞密直

學士之職五代會要開平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並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後又改爲直崇政院李珽直諫威前遣大船者洩敗歸趙匡
疑匡疑敗歸梁曰善諭朕意勿使亂我近鎮珽至許州謂將吏曰

天子遣百萬兵去此數舍

三十里也 各九域志許州至洛陽三百一十五里

馮公忠純勿

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眾莫敢異議行襲

欲使人代受詔班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宣詔謂行襲曰

公善自輔養勿視事此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兩使印授班

兩使印節度使觀察使印

使代掌軍府梁主聞之曰子固知班能辦事馮族亦

不亡矣庚辰行襲卒甲申以李琚權知匡國爾後悉以行襲兵分

隸諸校冒馮姓者皆還宗

言馮姓者皆行襲之黨子也 使之歸宗所以消散其黨

楚王馬

殷求爲天策上將梁主冕從之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爲左相存

爲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於油口

油口在江陵府公安縣

高季昌擊破之斬

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

彭玕弟瑊於赤石

卽吉州之赤石湖彭氏巢穴也

楚兵救瑊虜駢以歸

秋七月

勤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韋莊卒 吳越王錢鏐表請

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

劉韓

劉韓乞原之

期對季述 梁主晃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

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岐王季茂貞與邠涇二帥

邠涇

邠涇二帥

如後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梁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季存勛

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眾圍夏州仁福嬰城拒

守 八月梁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是歲五月以

義昌節度使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節度使八月又云以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不言置繼或於何處或

者復為留後不然守光兼幽滄節度使繼威也為治州節度使皆

不可如今兩存之 余謂先是以劉守光子繼威為義昌 鎮定

自梁主晃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補王王塔母何

氏卒庚申梁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

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彊恐終難制梁主深然

之為遣兵圍鎮定

壬戌李仁福告急于梁甲子梁以河南尹兼

中書令張宗爽為西京留守梁主晃恐晉兵襲西京

晉兵自鄜州下樓孟則兩

京黃

以宣化監後李思安為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

據歐史職方考梁以鄧州

為宣

化軍將兵萬人屯河陽

所以衛洛陽也

丙寅梁主發洛陽己巳至陝辛未

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

貞將兵三萬屯三原

唐末以徐州數縣叛亂發武衛軍討之以感化軍歐史職方考徐州有注武衛軍華州

注感化軍蓋梁改華州歸德軍為感化軍也一日感化軍陝州梁初改同州為忠武軍蓋劉知俊之叛又改同州為鎮國軍

主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聞其在綏銀磧中

晉兵趨夏州率自麟府濟河西

至夏州按九域志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銀州一百八十里按州西至夏州四百里所謂磧中皆旱海及無定河川之

地曰無足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邀

其歸路

梁置左右擊
銳夾馬突將

吳越王錢鏐築捍海石塘

今杭州城外瀕
浙江皆有石塘

上起六和塔下抵長
山門外皆錢氏所築

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

南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

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是月劉有龍五十見

洵陽水虫 九月己丑梁主晃發陝甲午至洛陽疾復作

梁李

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 冬十月梁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

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吳越王錢鏐之巡湖

州也聞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

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

詣瓌
海軍

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

亦至行思以瓌賈已衙之及鏐自衣錦軍歸將吏迎謁行思取鉞

龍舉瓊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

論運高

奪左右藥欲刺師友眾

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是月對有麟見壁州

十

一月己丑梁以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而行營都指

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勅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

尋遣景仁等屯魏州

唐有盟師定不在上黨也

楊師厚還陝

劉主王建更太

子宗懿名曰元坦庚戌立假子宗裕爲通王宗範爲夔王宗鑑爲

昌王宗壽爲嘉王宗翰爲集王立其子宗仁爲普王宗略爲淮王

宗紀爲襄王宗智爲榮王宗澤爲興王宗鼎爲彭王宗傑爲信王

宗衍爲鄭王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爲子以自微由

是諸將亦倣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眞其子

宗裕宗鑑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範姓張其母

周氏爲蜀主妾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

婚姻 梁主昶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 梁主昶疑趙王

玉鎔貳于晉

因晉使在館倉疑之

且欲因鄰主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劉

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梁主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

博兵二千分屯深冀

唐末置東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後皆爲西頭寄驛

聲言恐燕兵南寇

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鎔請拒之鎔遣

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

出深州城門

指城而泣曰朱氏

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

鎔子

昭祥妻梁女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

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

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

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

定州謂義武節度使王處

直也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梁主遣使詣冀定慰

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

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

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李存勳會將佐謀

之皆曰鎔久臣朱溫唐昭宗光化三年王鎔服於朱全忠及其受禪遂臣事之歲輸重賂結以

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晉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

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謂王武後承宗及主庭濟也況肯終爲朱氏之臣

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王鎔會訓元逵尚唐絳王悟女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贖

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

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

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

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

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鎮定

皆斂衽而朝燕矣

鎮王鎔定
王處直

王不厚出帥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

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

遣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

復以武順爲成德軍

鎮定臣梁稱開平年號避梁廟諱改成德軍
爲武順軍今既與梁猜阻故年號軍號皆復

唐之

舊梁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梁主召王景仁等還

洛陽十二月己未梁主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

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於

邢洺

虔州刺史盧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

譚全播與盧光
稠同起兵者也

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吳

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馬殷密通表於梁曰

伏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必為朝廷經略江西

盧延昌此書欲得淮南旌節耳

丙寅

梁以延昌為鎮南節度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為韶州刺史爽贛人

也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

新淦漢古潯唐屬吉州九

城志在虔州北六百里宋白曰贛南有子淦山因名

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更代輒潛益其

兵虔人不之覺也

為淮南許虔州張本

庚午蜀以御史中丞周庠戶部待

郎制度支庾傳素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太常卿李燕等

刊定律令格式癸酉行之

按五代會要新明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一十三卷律疏

三千卷共一百三卷自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

丁丑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辛巳

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趙王王鎔復告急於晉

王景仁等之軍侵蜀

故復

晉王李存勳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

告急

東下

賈皇縣以山得名未白日賈皇水漢郡縣地隋開皇六年置賈皇縣縣南有賈皇山因名按九城志宋廢賈皇縣爲鎮

高邑縣高邑縣在趙

州西南四十二里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

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

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

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突

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

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縉綺鏤金銀

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

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

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
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騎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禁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後列國紀一
五
田浦

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遣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爲軍使二月一旬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左右龍虎軍左右龍虎爲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爲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軍爲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爲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爲左右英武軍前朝置神虎等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天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

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

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

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可衝擊擊其兩端以其薄也

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

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

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

鎮定河東是爲三鎮

公乃欲按兵持重何

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

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

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

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

謂夾寨之勝也

不量方面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一水耳

謂野河之水也

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輩立盡矣不若退軍

高邑

高邑漢鄆縣光武更名高邑唐屬道州九城志在州西南四十二里在柏鄉北三十餘里

誘賊離營彼出

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

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王蹶然興曰子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

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辰州蠻

酋宋鄰澁州蠻酋潘金盛持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鄰寇湘

鄉宋白曰秦置黔中郡於今沅陵縣西二十里漢改黔中郡爲武陵郡建武二十五年宗均受羣蠻降置辰陽縣屬爲辰州因辰

溪爲名唐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天授三年改沅州大

歷五年改澁州唐武德四年分衡山道湘鄉縣置潭州九城志在

州西南一百五十五里楚書作潘全盛

金盛寇武岡

宋白曰晉武帝分都梁立武岡縣今岡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

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爲漢所伐來保此崗故謂之武岡郡國志云武岡縣接武斐川以得名 楚王馬殷遣昭州

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考異曰湖湘故事呂師周斬潘全晟於武岡其年十月十一日

辰州宋郭穀州昌師益一時歸投馬氏今從十國紀年

甯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

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爲容管觀察使昌魯爲

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巢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甯遠

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

按通鑑唐昭宗乾甯四年置甯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高領節度

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劉

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

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馬殷大喜

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

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侍棄城潛於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

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

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考與

湘故事龐巨曠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聞馬氏命公以征南步

軍其據何子瓊奸杜州軍事領兵士收服嶺外昭梧象柳宜蒙

馬此來侵吞吾境其將奈何時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李瓊兵

馬其勢已雄必然輕敵今欲燒燬城內軍儲且各入山則他州城

與李瓊候縱入州卻依前出諸山峭兵士復攻之堅守旬月之間

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製造攻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龐

巨曠曰吾旬至中宵擲占氣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興湖外荷

其第明日以其故密走事定於湖南又曰天復未甲子十有二月

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己遂差小吏聞路密持

注容南巨曠遂帥萬餘眾歸於馬氏又曰高州勸黎使劉昌傳以

廣南先主劉巖欲并吞嶺外勢召昌傳欲籍沒其家族昌傳知之

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巖急湖南途遣捉生指輝使張可求詔

韓兵馬於界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歸於馬氏今從十餘載年

彥章進至高州九城志容州東南至以兵拔送巨昭昌魯之族及

高州二百八十二里

後漢開平四年五年

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為姓彥章不能守容州張本以

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馬殷并朗州奏改武貞軍為永順軍昌魯鄴人也

辛晉岐吳驍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有食之比近也言近時起人不備芻於拍鄉比不儲芻比近也言近時起人不備芻於梁兵

刈芻自給晉人日以游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

射而詬之梁兵疑其伏愈不敢出剝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了

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瑨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

王景仁韓勅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

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亙數里競前奔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

支晉王季存勸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

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

之假子也

辨史李建及本姓王少華少華之光啟中罕之選部下驍勇百人以獻李克用建及在錯中後以功賜姓名

晉王登高邱以望曰梁兵爭進而擗我兵蹙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

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

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

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

昃日昃也

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

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

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

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

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

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

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驚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

不願剽掠

魏梁遷林邑等皆深冀成兵也

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

殆盡

薛史本紀龍驤二年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為神捷軍

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

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棄糧食資財

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一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

北城自柏鄉西南

至邢州一百五十餘里

河朔大震梁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

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

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阬之城中存者壞垣

而已癸巳梁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

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瑄將三千騎趣潭魏張

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撤河北州縣諭以

利書梁主晃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

西山即太行道

延至上

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蜀主王

建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季茂貞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

蜀主以武梁郡

名封其女宋白曰繁武梁

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

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甯辛亥公主至成都蜀

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

爲蜀伐岐張本

光嗣

福州人也 楚將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

送武岡斬之移兵攻宋艷

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於山爲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巖山有廉壘其遺

址尚存

二月己未晉王季存勳至魏州攻之不克梁主晃以羅周

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

開羅紹威之元從將佐也

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

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揚州濟河開道夜入魏

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 梁主晁召蔡州刺史張慎思至洛陽久未除代

蔡州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作亂縱兵焚掠將奔淮南順化指揮使

王存儼誅行琮撫遏其眾自領州事以眾情馳奏時東京西守傅

王友文不先請遽發兵討之兵至鄆陵九域志鄆陵縣在大梁東東南一百六十里梁主

曰存儼方懼苦臨之以兵則飛去矣馳使召還甲子授存儼權知

蔡州事 乙丑晉周德威自鄆清攻貝州投夏津高唐夏津本古

賈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在魏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漢東郡東武朝縣後魏曰

武朝唐開元七年更名朝城屬魏州故朝城縣管內攻澶州刺史

張可臻棄城走梁主見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

掠新鄉其城隋分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其城漢共縣地唐志屬衛州九域志其城在州西北五十五

庚午梁主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梁主選富家子有才力者置帳下聽應子部詳

居正曰太祖置應子部最爲

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

劉守光既克滄州

去年正月克滄州

自謂得天助淫虐滋其每刑人必置

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
王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
騎三出欲自將之爲諸公啟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
何以處之

明瑄謂并幽朔定

鎔忠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季存勸笑曰趙

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
二鎮恩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壤彼若擾我城成動搖人情
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
以專意南討土曰善會梁將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王申晉

王解魏州圍而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邠州圍亦解師厚留屯

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

九城志魏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

大將將士自

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將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

禮燕人也爲劉守恭牙將仁恭使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

州省其父文囑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文禮好誇誕自

言知兵鎔奇之養以爲子更名德明悉以軍事委之

張文禮後遂裂王鎔而亂

鎔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二千人戍趙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終